



罪 非 貧

亞·奧斯特羅夫斯基著

作 家 出 版 社

貧 非 罪

亞·奧斯特羅夫斯基著

芳 信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貧 非 罪

奧斯特羅夫斯基著

芳 信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七号)

北 京 東 四 條 胡 同 四 号

機 械 工 業 出 版 社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套 号 : (332) 字 数 : 50 千

開 本 31'' × 43'' 1/32 印 張 3 $\frac{1}{16}$ 插 頁 2

· 一 九 五 六 年 二 月 北 京 第 一 版

一 九 五 六 年 二 月 北 京 第 一 次 印 刷

印 數 0001—3500

定 價 (6) 0.30 元

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БЕДНОСТЬ НЕ ПОРОК

據 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49.) 譯出。

內 容 說 明

“貧非罪”是俄國偉大的戲劇家亞·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傑出喜劇之一。在這個劇本裏，作者描寫了一個頑固的外省商人戈爾傑伊·托爾佐夫如何追求“歐洲”的生活方式；甚至不惜想把自己的年輕的女兒柳波芙·戈爾傑耶芙娜嫁給一個年老的流氓商人柯爾舒諾夫。後來由於他的因追求享樂生活而潦倒了的弟弟——柳比姆·托爾佐夫的勸說，又因受了柯爾舒諾夫的侮辱，他便忽然醒悟了，改變主意，把女兒嫁給了雖然貧窮，但是非常誠實的青年店員米佳。

獻 給

普羅夫·米哈伊洛維奇·薩多夫斯基·

- 普羅夫·米哈伊洛維奇·薩多夫斯基(1818—1872),小劇場的名演員,以扮演“貧非罪”中的柳比姆·托爾佐夫著名。

人 物

戈爾傑伊·卡爾貝奇·托爾佐夫 富商。

別拉蓋雅·葉戈羅芙娜 他的妻子。

柳波芙·戈爾傑耶芙娜 他們的女兒。

柳比姆·卡爾貝奇·托爾佐夫 他的兄弟，敗家子。

阿富里卡恩·薩維奇·柯爾舒諾夫 工廠主。

米佳 托爾佐夫的店員。

雅沙·古斯林 托爾佐夫的姪子。

格里沙·拉茲留里亞耶夫 年輕的商人，富翁的兒子。

安娜·伊凡諾芙娜 年輕的寡婦。

瑪 莎 } 柳波芙·戈爾傑耶芙娜的女友。
麗 查 }

葉戈魯施卡 少年，托爾佐夫的遠親。

阿莉娜 柳波芙·戈爾傑耶芙娜的奶媽。

男女來賓、僕役、演雜耍的及其他。

劇情發生在聖誕節、縣裏的商人托爾佐夫家裏。

第一幕

小廳房間；後牆上有門，左角上有床，右首有食器櫃；左牆上有窗，窗前擺着桌子，桌旁擺着椅子；靠右牆有寫字台和凳子，床旁邊有六弦琴；桌上和寫字台上堆着書稿和文件。

第一場

米佳在屋裏走來走去；葉戈魯施卡坐在凳子上唸“波瓦·柯羅列維奇”。

葉戈魯施卡（唸）“我的父王，崇高而勇敢的國王，基利比特·維爾佐烏洛維奇啊，現在我沒有勇氣和他結婚了，因為我年輕的時候，格維頓王已向我求過婚了。”

米佳 喂，葉戈魯施卡，咱們家裏的人呢？

葉戈魯施卡（用手指點着唸到的地方，免得弄錯了）誰都沒在家；他們坐着車逛去了。就戈爾傑伊·卡爾貝奇在家。（唸）

“於是基利比特·維爾佐烏洛維奇對他女兒說……”
(用手指點着唸的地方)只有他才發那麼大脾氣，真可怕！
我走開了——他還在罵。(唸)“然後，美麗的米莉特麗莎·基利比特葉芙娜把奴婢里柴爾達叫到她跟前……”

米佳 他跟誰鬧脾氣？

葉戈魯施卡 (又指着)跟柳比姆·卡爾貝奇舅舅鬧脾氣。在過節的第二天，柳比姆·卡爾貝奇舅舅跟我們一塊兒吃午飯；吃飯的時候，他喝醉了，就亂開起玩笑來了，簡直逗透了。我本來就挺愛笑；實在笑不住了，我笑的直打滾，大夥全都瞧着我。戈爾傑伊·卡爾貝奇認為這對他侮辱和無禮，就跟他大發脾氣，並且把他給轟出去了。柳比姆·卡爾貝奇舅舅和他大吵了一場，爲了報復，他就跟一羣叫化子站在大教堂門口。戈爾傑伊·卡爾貝奇說：“我在全城人面前丟盡了臉。”所以現在，他一碰到誰，就不問青紅皂白地跟人發脾氣。(唸)“決心向我們城裏前進。”

米佳 (向窗外看看)好像是他們來了……不錯，是的！別拉蓋雅·葉戈羅芙娜、柳波芙·戈爾傑耶芙娜，還有幾位客人跟她們在一塊兒。

葉戈魯施卡 (把小說藏在口袋裏)我要到樓上去了。(退場。)

第二場

米佳 (一個人)天哪，真悲哀！……街上的人都有節過，家裏的人也都有節過，而你呢，却坐在四堵牆裏……大家都把我當外人，沒親戚，沒朋友！……而且還又……唉，算了吧！還是坐下來幹點活好，也許悲哀就會過去。(走近寫字台坐下，沉思，然後唱)

我描繪不出她的美麗！……

她有黑色的眉毛，還有一對慵懶的眼睛。

對了，還有一對慵懶的眼睛。昨天她做完彌撒回來的時候，穿着貂皮大衣，繫着小頭巾，像這樣……嘿！我想，我就不曾見過這樣的美人！(沉思，然後唱)

哦，哪兒生來的這個美人……

可不是嗎，我哪有心思工作！我老是想着她！……我的心簡直悲痛極了。唉，你呀，傷心人中的傷心人呀！……(用手捂着脸，默默地坐著。)

別拉蓋雅·葉戈羅芙娜，穿著冬衣，登場，在門邊站住。

第三場

米佳和別拉蓋雅·葉戈羅芙娜。

別拉蓋雅·葉戈羅芙娜 米佳，米傑尼卡！

米佳 有什麼事嗎？

別拉蓋雅·葉戈羅芙娜 寶貝兒，晚上來看我們吧。跟姑娘們玩玩、唱唱歌兒。

米佳 謝謝，謝謝。我一定來。

別拉蓋雅·葉戈羅芙娜 你為什麼老一個人坐在賬房裏！多沒意思！你來，好不好？戈爾傑伊·卡爾貝奇不在家的。

米佳 好，我準來。

別拉蓋雅·葉戈羅芙娜 你知道，他又要出去了……是啊，上他那個朋友那兒去……他的名字叫什麼來着？……

米佳 上阿富里卡恩·薩維奇那兒去嗎？

別拉蓋雅·葉戈羅芙娜 是啊，是啊！哎喲，他簡直纏住他了！

米佳 （搬椅子給她）請坐，別拉蓋雅·葉戈羅芙娜。

別拉蓋雅·葉戈羅芙娜 哦，我沒工夫。好，我就坐一會兒吧。（坐下）你瞧……多糟糕！真的！……他們一成了朋友啊，事兒可就多了。是啊！就是這麼回事！爲什麼呢？有什麼用呢？請你說說看！阿富里卡恩·薩維奇是不是個又粗暴、又酗酒的人？……

米佳 也許戈爾傑伊·卡爾貝奇和阿富里卡恩·薩維奇有什麼事吧。

別拉蓋雅·葉戈羅芙娜 有什麼事！根本沒事。你知道，他呀——阿富里卡恩·薩維奇呀，老跟一個英國人在一塊兒喝酒。那個英國人是他廠裏的經理——所以他們老在一塊喝酒……是啊！我丈夫是不應該跟他學樣的。可是你能說他嗎！他驕傲得不得了。他跟我說，“這兒就沒人配跟我來往，他們大夥兒，”他說，“全是壞蛋，你瞧，他們都是莊稼人，都是按莊稼人的生活方式過活；而那個人呢，你瞧，是從莫斯科來的，常在莫斯科住……又有錢。”他究竟是怎麼了？你知道，他突然變成了這樣，親愛的孩子啊，突然變得這樣了！他一向總算是有點頭腦的。噯，我們的生活，當然說不上闊氣，可是總算不錯；從他去年出了趟門以後，就跟人家學樣了。他學呀，學呀，有人告訴我說……就把這些花樣全學了來了。現在，只要是咱們俄國的東西他就都不喜歡；他重三遍四地說——“我要按摩登的方式生活，要學時髦。”是啊，是啊！……他說：“戴上帽子吧！……”瞧，這是什麼想頭！……我就說：“我這麼大年紀了，還叫我裝得千嬌百媚的，去勾引別人嗎！呸！”好，你瞧瞧他！是啊！

以前他是不喝酒的……真的……從來也不喝酒，可是現在，他跟這個阿富里卡恩却喝起酒來了！他準是喝昏了頭（指指頭），喝糊塗了。（沉默）我想他是讓這個魔鬼給纏住了！他怎麼會沒頭腦了呢！……嗯，要是他是個年輕人那倒還罷了：因為年輕的人們打扮打扮，沒關係，可是你知道，他已經快六十了！親愛的孩子啊，快六十了！真的！“你那摩登時髦的玩意兒呀，”我對他說，“天天都變樣兒，可是，咱們俄國的風俗習慣呢，却是自古以來就有的！老人們並不比咱們傻。”但是他的脾氣那麼暴躁，寶貝兒，你能說他嗎！

米佳 怎麼能說呢！他是個很厲害的人。

別拉蓋雅·葉戈羅芙娜 柳波奇卡現在到了年齡了，該安置她了，可是他却老是重三遍四地說：“沒人能配得上她……沒有，沒有！”其實有！……可是他偏說沒有……這叫我做娘的心裏多難受啊！

米佳 也許戈爾傑伊·卡爾貝奇想把柳波芙·戈爾傑耶芙娜嫁到莫斯科去。

別拉蓋雅·葉戈羅芙娜 誰知道他心裏想的是什麼。他跟野獸似的，一句話也不說，好像我就不是母親……是啊，真的……我什麼話也不敢跟他說；只能跟旁人叨叨叨自己的苦楚，哭哭，發洩發洩，不過這樣罷

了。(站起來)來吧，米傑尼卡。

米佳 我會來的。

古斯林登場。

第 四 場

前場人物和古斯林。

別拉蓋雅·葉戈羅芙娜 又來了個小伙子！雅舍尼卡，到咱們樓上去跟姑娘們唱唱歌兒吧；你是個歌手；把六弦琴也帶去。

古斯林 很好，我覺得這沒什麼，而且，還可以說，這是個愉快。

別拉蓋雅·葉戈羅芙娜 好吧，再見。我要去睡它半個鐘頭。

古斯林 再見。
米 佳

別拉蓋雅·葉戈羅芙娜退場；米佳在桌旁坐下，悶悶地發愁。
古斯林坐在床上，拿起六弦琴。

第 五 場

米佳和雅沙·古斯林。

古斯林 市上人多極了！……你的朋友也去了。你幹嗎不

去？

米佳 雅沙，因為我覺得很悲哀。

古斯林 為什麼悲哀呢？你愁什麼？

米佳 怎麼能不愁呢？我腦子裏忽然有這麼個念頭：我在世界上算是哪種人呢？家母現在上了年紀，又窮，我得养活她，可是怎麼辦呢？薪水又少；從戈爾傑伊·卡爾貝奇那兒得到的，只是責罵和侮辱；而且老是罵我窮，好像是我錯了似的……而他又肯加薪。我本該另外找事的，可是沒有熟人上哪兒找去。是的，老實說，我還能上別的地方去。

古斯林 幹嗎不去？在拉茲留里亞耶夫家裏生活很不錯——他們又有錢，又和氣。

米佳 不，雅沙，不合適！我願忍受戈爾傑伊·卡爾貝奇的一切，我要過窮苦的生活，可是我不走。這是我的命運！

古斯林 幹嗎要這樣呢？

米佳 （站起來）哦，這是有原因的。雅沙，我還有苦悶，可是誰也不知道這個苦悶。我沒有把我的苦悶告訴過任何人。

古斯林 告訴告訴我吧。

米佳 （揮一揮手）何必呢！

古斯林 說吧，裝什麼蒜呢！

米佳 不管我說不說，你都幫不了忙！

古斯林 你怎麼知道呢？

米佳 （向古斯林身邊走去）誰也幫不了我的忙。我這個人算完了！我熱烈地愛上了柳波芙·戈爾傑耶芙娜。

古斯林 米佳，你怎麼啦？！這是怎麼回事？

米佳 不管怎樣，已經成為事實了。

古斯林 米佳，你最好拋棄這個念頭。這決不會有結果的，所以想也沒用。

米佳 這一切我都知道，可是我心不由己。“可以愛朋友，就是忘不了！……”（帶着強有力的姿勢說）“我愛美麗的姑娘勝過家庭，勝過民族！……壞人不肯答應，叫我放棄，停止！”

古斯林 說句老實話，你真應該放棄。安娜·伊凡諾芙娜跟我一樣：她囊空如洗，我也一文不名，可是叔父還不許我跟她結婚。你不用想。要不然，這個念頭在腦子裏一扎了根，那往後就更難受了。

米佳 （朗誦）

世界上什麼最殘酷？——

最殘酷的就是愛情！

米佳 （在屋裏走來走去）雅沙，你唸過柯爾佐夫的作品嗎？

古斯林 唸过，怎麼啦？

米佳 他是怎樣描寫这一切感情的啊！

古斯林 描寫得細緻極了。

米佳 真是再細緻也沒有了。（在屋裏走來走去）雅沙！

古斯林 什麼？

米佳 我自己編了個歌。

古斯林 你？

米佳 对了。

古斯林 給它譜個譜，咱們唱吧。

米佳 好。喏，拿去。（給他紙）我得寫點兒东西——有點事情：說不定戈爾傑伊·卡爾貝奇會問的。（坐下，寫。）

古斯林拿起六絃琴，開始作譜；拉茲留里亞耶夫帶着手風琴登場。

第六場

前場人物和拉茲留里亞耶夫。

拉茲留里亞耶夫 哥兒們，好哇！（拉手風琴，走起舞步來。）

古斯林 真是傻瓜！你買個手風琴幹什麼？

拉茲留里亞耶夫 幹什麼——当然是拉呀。像這樣……

（拉。）

古斯林 嘿，好漂亮的玩藝兒……真不錯！告訴你，別